

水弓

一些中國人對東西方文化的迷思 (下篇)



這一篇接續談到那中國網路平台上的視頻，裏面的言論表示不滿於現今的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趨向。接下來他談到住房的設計風格，為何什麼樣的设计都有，就是沒有中國傳統式的設計，還認為應該有祖宗祠堂。這一點就有點食古不化了。如果是商業場所、公共建築，現在全世界都趨向實用美觀的建築形式，如果中式建築裏有些可用的因素或裝飾可以加以應用，但何須要把老祖宗的古董建築依樣畫葫蘆的安插在現代的城市，甚或鄉村裏？住房更甚，現代有現代的生活方式，古老的建築形式不一定適合現代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城市裏，寸金尺土，誰能浪費地方建個四合院或閩南人的三間張四樑頭，還是五間張，前門進來還有深井。說到祖宗祠堂就更讓人引為不祥，每家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穆斯林和基督徒就不可能建宗祠，就算傳統中國佛道信徒，在城市的房子裏也只能在大廳的角落裏安放一個神龕而已，除非把村裏原有的古祠堂保留下來。在居住房子的設計方面就顯得這男人眼界太狹窄了，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當作是全中國的人都一樣。

談到語言文字，這男人悲嘆地說：「我們的漢語是倉頡造字、成功時天雨粟，鬼夜哭，驚天地泣鬼神，這是漢字的力量，是一把能打開天地奧秘的鑰匙。」這明明就是欺騙自己的神話故事。還說：「如今被西方的幾個字母給幹掉了。」為何學雙語的學校學費特別高？漢語漢字的確是一種優秀而古老的語言，但不至於「驚天地泣鬼神」的地步吧？！西方語言用字母拼成，它有它的優點，容易學，容易記。至於為何不能不學外語，人家英語是世界通用的語言，法語和西班牙語至少也流通在不少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中，那是因為十八、九世紀時，這些歐洲國家和二十世紀的美國的霸權殖民歷史形成的，這是客觀事實，誰叫中國皇帝不能再像成吉思汗如此勇猛，到處擴張侵略呢？我們為了不致被世界淘汰，能繼續發展，當然只好學習世界通用的外語，才能有機會從別人處學得先進的現代科技，從而以此為根基，再創輝煌。如果這男人和同意他的看法的人們願意的話，他們盡可以全家子孫代代禁學外語，到國外去時，只講漢語，看看會如何。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歷史既已造成，我們就得面對現實。現在雖然頗有成就，但離開那以中華文化「教化」全世界的目標還遠著呢。況且多學習其他民族的文化知識，是一種使本民族繼續傳承發展興盛的機遇。

這男人繼而談及「中醫醫療標準、人才培訓標準、中草藥產業及行業標準全都西化了，一些有技術、有才能的民間老中醫被迫害被打壓，已經所剩無幾了。一切的結果就是奴役，所謂的科學，不過是一點點的論證、一點點摸索，被論證的才叫科學，摸不透的就定義為迷信。中華文化中摸不透的多的是，全都是迷信嗎？有這種思想的人，才是最大的迷信和愚蠢。」這段話讓人聽了真是啼笑皆非，這正正是很多井底之蛙的中國人的想法。古時候的政府對中醫中藥沒有系統的管理，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掛牌當中醫賣中藥。每個中醫都可以收徒弟，跟著學習，學得好或不好，只看個人的造化 and 付出努力的多少。學完後，就可掛牌行醫或賺錢，隨你的便。幾千年來，當然有成功的好大夫如扁鵲、華佗、李時珍等，更多的是濫竽充數，混飯吃的。現代的中國政府吸收西醫醫學的嚴謹考核制度，每一種療法、每一種藥物都經過實驗論證，合格後才獲得政府中的有關專業部門的批准，方可正式掛牌行醫，這是在改善並發展中國傳統醫學，使之獲得國際專業認可，哪有什麼不對呢？

這視頻裏的話有對也有不對，有些充滿偏見，偏激民粹主義，但有些又的確是我們崇洋的結果。我們作為一個海外的華人，東西方的文化都能接觸到，而且對生活各方面的影響都根深蒂固。一個有知識，懂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的人，就應該把視頻中的話每一項分開來談，而不是一刀切，外來的或西方來的都沒有中國的好。筆者的兒子是學醫的，我就一直鼓勵他，畢業後再到中港台進修中醫藥，因為西醫與中醫各有千秋，在不同的領域中各有長處，最好的不是西醫，也不是中醫，而是中西合璧，各取所長。事實上中華文化也不是純漢族的原始文化，而是在幾千年來融合了各少數民族、甚至全世界大部分與我們有過交往接觸的民族的文化精粹而形成的。佛學不就不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嗎？無論占卜、算命、占星、星座或吉卜賽牌等等全是民間的迷信，無論是進口或國產的，這些當然都要去除。正當的佛、伊斯蘭、基督的信仰都是西方傳來的，我們總不能把他們一支竹竿全打成不對的，壞的，一定要我們自己的道學才是最好的，那麼我們不都患上晚清時的義和團之病了嗎？今天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從新站起來，屹立在東方，不是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全世界最優秀的，而是因為我們懂得儒學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盡收天地之精華，各民族文化中之精粹而使本民族文化精益求精的結果。

泉源森

為何南越覆亡？而南韓富強？



韓國(朝鮮)與越南這兩個國家，相似度很高，都是中國的鄰國，人口相當，歷史近似，而且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同樣地從日本和法國殖民者手中，分別獲得獨立，隔成南北兩個國家，只是越南是經過一番對法軍的鬥爭，所爭取來的。分裂後又都建立起北方的共產主義和南方的資本主義國家，互不承認，形成對抗，甚至開戰。但為何韓國現仍分裂，但越南卻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便能統一呢？南越同樣有著美國的保護卻仍然滅亡？而南韓到今天不但富裕，而且流行文化席卷全球呢？這有很多因素存在。首先是人為的原因，南韓師承蔣介石，李承晚建國時，連國號也稱為大韓民國；六十年代南韓出現了一個像朴正熙這樣的強人做總統，他強力的領導風格，創造了經濟奇跡，使南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堪稱為南韓的經濟之父；而南越卻沒有這等人才，從吳廷琰到阮文紹，不但政治腐敗，而且軍變連連。而北越的國父胡志明卻相當傑出，又有武元甲等軍事將領相助，早年的奠邊府戰役，便重創法軍；後來對美國實施游擊戰，六十年代一把春節攻勢，更是將美軍搞得七軍八素的，死傷無數、勞民傷財；最後不得

不草草簽訂巴黎和約，於一九七五年撤出西貢，成為美軍史上最大的恥辱。越南“解放”統一後，改走親蘇路線，大肆排華，害得數百萬難民投奔怒海，慘不忍睹，罄竹難書，後招致鄧小平平輝軍伐越教訓，從此對中國懷恨在心。

北朝鮮的金日成卻好大喜功，他揮軍南侵，引起聯合國軍的干預，對內又實行家族世襲統治，傳位給兒子，不得人心，以社會主義之名，實施封建世襲制度，淪為國際笑話。

再來是地理因素，因為韓國是半島國家，三面環海，相對容易防止共產黨的滲透侵略；而越南毗鄰柬埔寨和老撾等鄰國，邊界多山區，難以防守，越共部隊便從那裡源源不絕的輸入，進行破壞。

另外一個原因，便是越南是東南亞的熱帶國家，國內民族眾多，較為懶散；不像韓國，是單一民族的溫帶國家，國民相對比較勤勞。

如今越戰早已結束多年，越南改革開放後，又走向南越以前的資本主義老路，再度親美；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連年內戰算是白打了，越戰中的百萬亡靈就這樣白白犧牲，胡志明泉下有知，不得不連嘆三聲。詩云：

越南與韓國近似，都是中華之鄰里，河內師承共產黨，打敗法美有志氣，全國“解放”慶統一，改革開放救經濟，回頭再走親美路，何必越戰拼生死？

塗一般

《黎剎的中國外衣》一書出版 代序：攀親與造假 (三)



黎剎是比較幸運的！有賴菲華社會歷史權威「清流」的一支神來之筆，本著「本地華人對黎剎的作品和思想，也許不那麼了解和熟悉」的破綻，畫符唸咒，一變二變三變……，哇，厲害了！一位對華人展開笑容，和藹可親，且還是「漢學家」但「不識關公真面目」(13)的扶西·黎剎「再生」(born again)出現了！華社歷史權威用心良苦，熬盡心血，最後把厭惡華人的黎剎，三級跳昇華為中菲兩國人民友誼的模範代表，還別出心裁創造出一個「黎剎傑出華裔菲人獎」來，真所謂神技非凡呀！

於是，這「魔術效應」一石激起千層浪。菲華社會，從過於敬仰「清流」歷史權威的那些人，至腰纏萬貫，位居高津的領導者，聽風是雨，對黎剎親華和熱愛中國皆信以為真，無不為此「英雄的根在中國」而瘋狂起鬨，紛紛慷慨解囊，捐贈巨款，因此有了今天排華的黎剎的紀念碑被豎立於那塊黎剎不感興趣的國土上的詭異創舉！

曾經有來說項者要本博士淡化黎剎排華，可淡化是什麼？隻字不提黎剎排華，抑或如已故《華僑商報》社長于長庚先生那樣只一筆帶過，但憤怒地表示不能理解？不過，全盤掩蓋黎剎排華，進而粉飾他為親華，是太離譜了吧！那已不叫淡化，而是造假！若是淡化，還能夠容忍。然而，造假是一種欺騙行為，對於欺騙行為，我們不可以不發聲嗎？

了不起的華社歷史權威，攀親又造假，本著自己年少時具有的「毛澤東式」的救世主心態(14)，及神化政治人物的慣技，為推動「偶像崇拜黎剎」的主觀政治願望恣意畫蛇添足，為排華的黎剎套上一襲中國的外衣。本博士就曾經說過：「……文化人的社會地位並不可悲，有計劃，有步驟的話，他們可以是神通廣大高山外的領導也可被他們誤導」(15)。如此造假在古代犯的可就是「欺君之罪」，要誅連九族，趕盡殺絕的喲！現今如何？被蒙蔽的官爺們，為了面子，也只好啞巴吃黃

連，三緘其口罷了！順筆一提，英譯的《黎剎的中國外衣》2009年在網絡上發表之後不久，便可用谷歌(Google)搜索引擎搜索到。現住澳大利亞的菲律賓黎剎學者佛洛·奇步淵博士(Dr Floro Quibuyen)於2013年6月25日在他「臉書」(Facebook)個人頁面上，對出現在網上的《黎剎的中國外衣》的英譯版"Rizal's Chinese Overcoat" 給出以下正面的評語(16)：

「有兩篇已發表的文章斷言黎剎是一名反華種族主義者，一篇為駐美菲律賓學者 Vicente Rafael 所撰寫，另一篇由商人兼作家 Phons Ang (即塗一般) 撰寫。我把 Phons 的文章轉發給我尊敬的一位嚴肅的黎剎學者，他的反應如下：『Phons Ang 似乎進行過認真的閱讀，並且寫出了嚴肅的東西，其中充滿了對被他理解為黎剎的種族主義的道德憤慨。我們誰有時間的話，我認為這篇博文需要一則認真的回應，不是那種『你完全搞錯了』的倉促反駁，而是一篇可以發佈到他的博客上，並可以對黎剎研究有所貢獻的有理有據的學術論文。』」(王英華博士譯)

讀了佛洛·奇步淵博士的評語，才獲悉：無獨有偶，還有一位在美國的菲律賓學者 Vicente Rafael 肯定了「扶西·黎剎的種族主義性排華」。此外，菲律賓著名華裔學者，現任教於日本京都大學的施蘊玲博士(Dr. Caroline Hau)，接受多次獲獎的菲律賓詩人、小說家、兼劇作家 Vim Nadera 的訪問，訪談內容2011年7月1日發表於菲律賓主流日報《馬尼拉公報》(Manila Bulletin)。

施蘊玲博士在訪談中對於涉及黎剎與華人關係的一些問題，予以「婉轉巧妙」的回應，發人深省，值得讀者去推敲和反思(17)。當然，各類文章發表後自有褒貶不一的反應，不足為奇！也難免會有一些非理性的讀者斷章取義，對黎剎的「不愛中國，仇視華人」表示歡迎。於是，華社流行已久的一句話可能要應驗了：「華人的敵人是華人」，到時自有別有居心的華人「反問」煽動菲律賓民眾學習「國父」排華也說不定，我們不得不預先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鍾藝

獨裁與專制



二〇二三年至二〇二四年，寶島台灣面臨「選舉」，民進黨的執政深受挑戰。執政七年，以蔡英文為首的民進黨把台海局勢推向「兵凶戰危」。

國民黨趁機推出「票投民進黨，兒女上戰場」為主軸的競選論調。民進黨當局發現民怨沸騰，民意趨向「下架民進黨」，一轉口風，不再提「抗中保台」，換打「民主、自由對抗獨裁、專制」牌。其實，「換湯不換藥」，骨子裏仍是「抗中反中」、「聯外謀獨」。

甚麼是「獨裁」和「專制」？

「獨裁」嘛，那就是「一言堂」——老子一個人說了算！「專制」嘛，那就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及「國庫」通「私庫」！

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證明：「獨裁」與「專制」不是好東西，它予老百姓帶來無窮無盡的禍害。

為了一家一姓的利益，統治者可以盜用「國家」的名譽發動戰爭，導致家破人亡、生靈塗炭。

為了樹立個人的威望，統治者可以妄殺臣民。

看看古代的中國，商朝的比干、九侯、鄂侯，秦朝的李斯，漢朝的韓信、晁錯、周亞夫，唐朝的李君羨、劉泊，宋朝的岳飛，明朝的于謙、左光斗，清朝的蘇克薩哈……多少賢良、忠臣慘死於昏君、暴君的屠刀下。

皇帝老兒不僅「六親不認」(父母、兄弟、姐妹、姑表、舅甥、姻親謂「六親」)，往往殺一個「當事人」還不夠解氣，硬要「誅連九族」(父親直系血緣的九代，即：高祖至玄孫)，許許多多無辜的人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殺掉了。清朝順治年間的金聖歎更被誅殺「十三族」——連朋友、師生都被牽連。

在西方世界，同樣黑暗。相信大家讀過或聽聞過古阿拉伯的名著《一千零一夜》。書中的薩桑國國王山魯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平生喜歡打獵，當他外出打獵

時，宮中的王后、妃子會背著他跟奴僕們到花園裏吃嗎玩樂，消磨時光。國王發現後，不只把涉及的人統統殺掉，還一口怒氣撒在婦人的身上，每天娶一個妻子過夜，第二天早上就把她殺掉，全無人性。他的殘暴引起老百姓的恐慌，一時之下，城內十室九空。宰相被逼得走投無路；看著父親的苦惱，為了拯救全國的其他女子，宰相之女山魯佐德向父親表示願嫁給國王。聰明的山魯佐德入宮後通過每晚講很有趣的故事來吸引國王，每當講到最精彩的地方，也正是天亮的時候，白天，國王要忙著處理政事，只好不殺她，晚上再繼續聽她講故事，山魯佐德就這樣夜復一夜地講故事，一直講了一千零一夜。最後，國王赦免她及她全家，願與之白頭偕老。故事以喜劇結尾。但是，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每天過著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山魯佐德的婚姻生活幸福嗎？小說雖然「純屬虛構」，不過，它也反映了某些社會的真相。

隨著時代的變遷，爾今，相信沒有人會喜歡獨裁和專制。

回到文前所說，台灣民進黨為選舉，今番提出是場「民主、自由與獨裁、專制」之爭的論調，其意無疑又再想欺騙、玩弄台灣人民，暗喻：國民黨是「親中賣台」，直喻中國政府是「獨裁、專制」者。

這一套言論，又是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宣傳的牙慧。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政府採取「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把一個「一窮二白」的中國變成世界第二強國，使億萬人民脫貧、「太空站」高懸蒼穹、「一帶一路」的列車跑遍五洲，中國的「朋友」滿天下，事例不勝枚舉，充分展現出中國式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試問：何來「獨裁」和「專制」？

退一萬步來說，目前，美利堅帝國正拉群結幫打壓中國的和平崛起，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中國政府適當量地採取一些防患和反制措施，打擊敵對行為，試問：能稱謂「獨裁」和「專制」嗎？

反觀台灣民進黨執政七年以來的種種倒行逆施，那才是真正的「獨裁」和「專制」！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請掃碼關注官方微信公眾號

Android 客戶端下載

member:UPMG GROUP